

宋范祖禹書古文孝經石刻校釋

馬 衡

孝經有今文古文二本。漢興，河間人顏芝之子貞所藏；長孫氏，江翁，后蒼，翼奉，張禹所傳者，今文本也。魯恭王壞孔子宅所得，昭帝時魯國三老所獻者，古文本也。今文舊傳有鄭氏註，亡於五代之亂。古文舊傳有孔安國傳，亡於梁亂，隋開皇間，王逸得之，因與王劭而轉示劉炫，炫因序其得喪，講於民間，漸聞朝廷。儒者皆云炫自作之，非孔舊本。今文凡十八章，古文則以「庶人」章分爲二，「曾子敢問」章分爲三，又多「閨門」一章，凡二十二章。唐開元七年三月，詔令羣儒質定今古。右庶子劉知幾主古文，立十二驗以駁鄭。國子祭酒司馬貞主今文，摘「閨門」章文句凡鄙，「庶人」章割裂舊文，妄加「子曰」字及註中「脫衣就功」諸語，以駁孔。相爭不決。玄宗乃參會六家（韋昭，王肅，虞翻，劉劭，劉炫，陸澄）以爲之註，經本今文，章凡十八。開元十年頒行天下，天寶二年五月，重註，亦頒天下，至天寶四載九月，以御註刻石於太學，今謂之石臺孝經。至是今文行而古文廢矣。宋時祕閣所藏孝經，有鄭氏，（此鄭註疑卽咸平日本僧所獻）明皇及古文三家。古文有經無傳，司馬光據以作古文孝經指解，范祖禹又作古文孝經說，至南宋，朱熹復刪定古文經爲經一章，傳十四章，謂之孝經刊誤。元吳澄深踐朱子之分經傳，而不以專據古文爲然，乃用古文今文及刊誤本參校，今文古文有不同者，定從所長，所不從者，附註於下，刊誤本所塗之字並刪去之。傳文章次，亦更定先後，分爲經一章，傳十二章，謂之孝經定本，亦稱草廬孝經。元董鼎之孝經大義，朱申之孝經註解，則皆祖述朱子之書。古文孝經傳本，略具於此矣。知不足齋叢書所收日本舊傳古文孝經及古文孝經傳，楊守敬觀海堂舊藏日本古抄本古文孝經二種，（一白文，一孔傳本，今並藏故宮）皆不足據，不錄。

宋范祖禹書古文孝經，摩崖刻於四川大足縣北山，始著錄於宋王象之輿地碑記

目（滂喜齋叢書本）卷四昌州條，而不著書人名氏。清朱彝尊經義考引之而以為已佚。清嘉慶間，武威張澍合斯邑，嘗游此山，猶及見之，見所著游北山記。（養素堂集卷八）而著錄石刻之書未有收及者。蓋自象之著錄以後，湮沒無聞者七百年矣。三十四年四月大足縣修志委員會陳習刪先生約游大足，首至北山。山為唐末昌州刺史韋君靖所建之永昌寨，寨中多摩崖或石窟造像，自唐乾寧以後，歷五代宋初皆有增刻，知其地為歷來名勝之區。中有一窟，深不及三尺，高約丈餘，就崖石鑿一碑於其中，為宋趙懿簡公神道碑，范祖禹撰，蔡京書並篆額，碑兩旁石壁，則刻古文孝經，末署「范祖禹敬書」五字。字大三寸許，列於神道碑左右壁上各三十三行，行二十八字，雖漫漶百餘字，而大體完整，不禁為之驚喜讚歎。蓋孝經石刻，如唐玄宗之石臺孝經及見存唐清兩代之石經，紹興府學之宋謝景初書孝經，杭州之宋高宗御書孝經等，皆為今文。古文孝經向惟北京國子監之明蔡毅中集註，為天啓三年監丞金維基等所刻。不分章，小注雙行列於各句之下，末署「唐著作郎太子中舍人虞世南書，」或集虞字所成。今存歷史博物館。此刻署范祖禹書，可稱唯一最早之古文本。且范為擁護古文人，著有古文孝經說，所據之本，當即其時祕閣所藏。此刻不亡，即祕閣本至今存在。其可寶貴，豈在敦煌新出之北魏和平二年寫本（見東方雜誌第四十卷第三號）下耶？顧為華陽人，距大足六七百里，何以大書深刻於此山？趙懿簡名瞻，陝之盩厔人，既曰「神道碑」，當樹之墓道，瞻墓不應在大足，窟之上下前後，又無冢墓遺跡，皆不無疑問。意者此窟為范之門生故吏所鑿，以誌其景仰之私。遂以趙瞻墓前范撰碑文複刻於此，又以其手寫或他處刻石之孝經撫勒其旁歟？顏魯公中興頌，蜀中有二本，干祿字書原刻毀於吳興墨妙亭，而蜀中存複刻本，元祐黨人碑廣西有二本，皆其例也。

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載司馬光古文孝經指解一卷，范祖禹古文孝經說亦為一卷。而四庫所收，則以范說合於指解。通志堂經解所收，則以司馬指解范說合於唐玄宗之今文注，謂之孝經注解。皆不知誰氏所合併者。今校此刻，自應以范校范，范說既無單行本，則惟有取四庫及通志堂之二合編本校之，而參之以朱子刊誤本，其餘自刊誤本出者，則無取焉。蔡氏集註晚出，且有脫字，（聿修厥德之「聿」民具爾瞻之「瞻」衍字，（然後能守其守宗廟之「守」字）誤字，（然後能保其壽祿

之「肅」字是以其孝不肅而成之「孝」字）亦不足據。

古文二十二章，原無異說，而分章之處，則碑本與合編本（指四庫與通志堂本）小有出入。碑本第六章「此庶人之孝也」下，即接「故自天子」一段二十三字，又下接「曾子曰」九字，通為一章。而合編本則「故自天子」一段別為第七章，而以「曾子曰」以下九字屬下章。朱子刊誤以「仲尼閒居」至「故自天子」一段止為經，而以「曾子曰」以下為傳，謂後人妄分以為六七章。並註云：「今文作六章，古文作七章。」是朱子所見之本與合編本同而與碑本異也。碑本「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也」以下別為第八章，合編本及刊誤本則皆屬上為一章。故章數雖同，而分章小異也。碑本第三第四第五第八章首各有「子曰」二字，而合編本無之。碑本「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合編本無「之」字。碑本「非聖人者無法」，合編本無「人」字。范說曰：「聖人者，法之所自出也，而非之，是無法」。是明有「人」字也。碑本「先之以博愛」「先之以敬讓」二「以」字，為通志堂本所無，證以「陳之以德義」「導之以禮樂」「示之以好惡」等句，知通志堂本之誤奪也。碑本「然後能保其祿位」及「卜其宅兆而安厝之」，並與今文同，而合編本之經與說及刊誤本，「祿位」並作「爵祿」，「厝」作「措」。碑本「則天之明」「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恐辱先也」諸句，並與今文及刊誤本同，合編本「則天」作「因天」，（說中亦作「因」）「失」作「侮」，「先」作「親」。合編本「是何言與」下有「言之不通也」五字，碑本刊誤本及今文並無之。（蔡註本亦無此句）明胡燝拾遺錄嘗譏祖禹所說，以光註「言之不通也」句誤為經文。今范書此碑無此句，正可為祖禹辨誣矣。碑本「皆在於凶德」與刊誤本同，合編本「皆」上有「而」字，同於今文，但說中亦無「而」字，可知碑本與說符合。碑本「而名立於後矣」，合編本，刊誤本並作「後世」，與今文同。碑中孝悌之「悌」凡四見。前二字作「弟」，與合編本同，後二字作「悌」，與今文同。惟刊誤本前一字作「弟」，後三字作「悌」。碑本「豈弟君子」不從心旁作「愷悌」，與古今文諸本異，而同於詩大雅泂酌原文。「德義可尊」，碑作「遵」，亦與古今文諸本異。至「曇參」「于於」「災災」「櫛棹」「踴踊」等字，或與諸本不同，則為古今字，不足異也。其有避諱字，則空格不書，如二十一行「讓」字，避英宗父諱，六十行「匡」

字避太祖諱，是也。五十行「慎」字，（今石已泐舊拓本空格）避孝宗諱，祖禹卒於哲宗元符元年，下逮孝宗即位，相距六十五年，不應避諱。然因此益可證明爲後人景仰祖禹而補刻者，且補刻之年代，當在孝宗以後。惟「喪」字凡三見，亦皆空格不書，不避「死」字而避「喪」字，似非偶然者。意者避其家諱之嫌名歟？司馬光父諱「池」，每與韓持國書，改持爲秉，是其例也。碑中「敬」字凡二十餘，獨不避翼祖諱，亦可異也。碑本合編本同而刊誤本異者，第一章「夫孝德之本」下有「也」字，第六章「因天之道」因作「用」，第十七章「宋廟致敬不忘親也」致作「至」）至今古文之異同，前賢考之者詳矣，宋黃震日鈔云：「孝經一爾，特所傳微有不同。」其說可謂持平之論。然如今文「各以其職來祭」，古文作「來助祭」；「言思可道，行思可樂」，二「思」字，古文作「斯」。則似較今文爲長。今增錄碑文，（拓本篇幅太大，不便影印），而以四庫通志堂二合編本所校異同識於各字之右方：凡碑本有而校本無者爲◎，碑本無而校本有者爲○，字有異文者爲●，分章有異者爲△，其碑文泐者代以□，以便觀覽，經文凡千八百一十五字，（中有空格不書者六字）標題及書款九字，已泐者六十三字，（據舊拓本）都計存字千七百六十有一。每章之首，以點間之，猶存漢石經之遺制，惟其點特大耳。

古文孝經●仲尼開口子侍坐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口 | 用和睦上下
無怨女口口乎曾子避席曰●不敬何足以知之子曰夫口 | 德之本教之所由生口口
吾語女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口 | 口立身行道揚名口口口以顯父母孝
之終也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口 | 口於立身大雅云無口口祖聿修厥德●子曰愛親
者不敢惡於人敬口 | 者不敢慢於人愛敬口口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于四海蓋天
子之口 | 甫刑云一人有慶兆口賴之●子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口 | 不
溢高而不危所以口守貴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富貴不離其身然後 | 口保其社稷而
和其口人蓋諸侯之孝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 | 口●子曰非先王之口服不
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 | 口口行是故非法不口非道不行口無擇
言身無擇行言滿天下無口過 | 行滿天下無怨惡三者備矣然後能守其宗廟蓋卿大
夫之孝也詩云口 | 夜匪懈以事一人●子曰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事父以事
君而 | 敬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故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 | 則順

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然後能保其祿位而守其祭祀蓋士之孝也詩云夙興夜寐毋忝爾所生●子曰因天之道因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故自天子已下至于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曾子曰甚哉孝之大也●子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義以順天下是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子曰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先之以敬而民不爭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子曰昔者明口之口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口口以事其先王治國者不敢侮於鰥寡而況於士民乎故得百姓之口口以事其先君口家者不敢失於臣妾而況於妻子乎故得人之口口以事其親夫然故口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是以口口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如此詩云有覺德口四國順之●曾子曰敢問聖人之德其無以加口口口子曰天地之性口為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口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口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口口以其職來助祭夫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口口口口口之膝下以養口口日嚴聖人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聖人之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口治其所因者本也●子曰父子之道天口君臣之義父母生之續莫大焉君親臨之厚莫重焉●子曰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以順則逆民無則焉不在於善皆在於凶德雖得之君子所不貴君子則不然言斯可道行斯可樂德義可遵作事可法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成其德教而行政令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子曰孝子之事親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事親者居上不驕為下不亂在醜不爭居上而驕則亡為下而亂則刑在醜而爭則兵此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之口猶為不孝也●子曰五刑口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要君者無上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此大亂之道也●子曰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教民禮順莫善於弟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者敬而已矣故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兄則弟悅敬其君則臣悅敬一人而千萬人悅所敬者寡而悅者衆此之謂要道●子曰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見之也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為人父

者教以弟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兄者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君者詩云豈弟君子民之父母非至德其孰能順民如此其大者乎●子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長幼順故上下治天地明察神明彰矣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宗廟致敬不忘親也修身行恐辱先也宗廟致敬鬼神著矣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子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悌故順可移於長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是故行成於內口名立於後矣●子曰閨門之內具禮已乎嚴父嚴兄妻子臣妾猶百姓口役也●曾子曰若夫慈愛恭敬安親揚名彞聞命矣敢問從父之令可謂孝乎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昔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弗爭於父臣不可以弗爭於君故當不義則爭之從父之令焉得爲孝乎●子曰君子事上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子曰孝子之親哭不偯禮無容言不文服美不安聞樂不樂食旨不甘此哀戚之情三日而食教民無以死傷生毀不滅性此聖人之政不過三年示民有終爲之棺槨衣衾而舉之陳其簠簋而哀戚之擗踊哭泣哀以送之卜其宅兆而安厝之爲之宗廟口鬼享之春秋祭祀以時思之生事愛敬死事哀戚生民之本盡矣生死之義備矣孝子之事親終矣

范祖禹敬書

余初校時，假大足修志會新拓本，以爲除此外蓋無第二本。以劉喜海搜錄蜀刻之勤，而所著三巴金石目錄（存古書局刊本）猶未之及，遑論其他。不意是年冬游成都，於市上得一本，較新拓多出四十餘字，猶是百年前拓本，或卽張澍所拓，亦未可知。蓋陸耀通續金石萃編所收之韋君靖碑，卽爲張所贈也。因據以重爲寫定。如第五十行「修身慎行」之「慎」字，明爲空格，而新拓本已漫漶。由此而證明碑爲孝宗以後所補刻，豈不快哉？

著者附識